

山城冬至 万物蕴生机

12月21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重庆的冬,独具风情,藏着多元的景致和滚烫的暖意。她浸在巫山漫山遍野的红叶里,是生态与文旅共生的鲜活写照;她嵌在护渔者的搏浪身姿中,让寒冬江水因守护而暖意涌动;她凝在酉阳山乡的积雪间,讲述着不悔的青春和变迁的岁月;她融在公园的溪畔石边,流淌着草木相依的静谧诗意……重庆的冬,没有极致的严寒,却有自然的绚烂、文化的厚重、生活的力量与温度,藏着这座城市深沉的底蕴和鲜活的生命力。

——编者

巫山红叶正青春

■赵爽

春江水暖鸭先知,漫山红叶谁来报?我从未担心会错过巫山红叶。每年11月下旬起,即使远在千里之外,只需拇指轻划,自有“先行者”将秀美巫山遍历、红叶美景饱览,并且迫不及待地將红叶娇容分享到了各个社交平台。

以往多年,我常常“云”赏红叶。今年不同,我没有差旅,亦有闲暇,只需悠然走出百余步来到滨江绿道,便可將峡江红叶尽收眼底。

巫山红叶奇。几场雨前,对岸山巅龙脊之上,还没冒出红色迹象。忽而间,再看,竟是层林尽染,峰顶一圈丹枫似火,已为青山用叶冠加冕。

巫山红叶艳。全域景观红叶林120万亩,分布在神女溪、大宁河沿岸等核心区域。从山巅到江畔,烧得天地生辉。200余种红叶植物,在峡江两岸争奇斗艳,从秋到冬,足足三月不谢。火红、血红、酒红……20余种红,层层叠叠,漫山遍野,像是谁打翻了朱砂罐,染红了整座巫山。

巫山红叶美。高峡平湖,碧波如镜,倒映着这红叶光影,从山顶渐次红到江岸,像一个大大的红盖头,慢慢轻柔地罩在巫山大地,美得惊心动魄!

巫山的红叶,像是含羞待嫁的姑娘,出阁之时,引得全城都为其前后奔忙。仔细想想,何尝不是呢?巫山的红叶,本就是巫山的“女儿”。

有女儿的人家,是把日子一寸寸揉进她的笑眼里,把心事一层层叠进她的小衣裳里。从牙牙学语到鬓边簪花,再到待字闺中,爸爸妈妈拿整颗心做篱笆,护她无尘无霜,长大成人。

陪伴女儿慢慢长大的过程,恰似巫山红叶从单纯景色逐步走向完整产业链的成长过程。

如今,燃遍巫山全境的红叶,本不是天生的旅游资源。最初它的品种较为单一,主要由生于岩崖的黄枰或长于水岸的乌桕构成,常被当地老乡砍伐后当柴火用。

近20年来,巫山以生态作彩墨、以山河为画卷,于峡江两岸精心点染,生态治理与人工干预共同作用,将红叶不断扩容,同时在神女峰、文峰景区、黄岩景区开展“人工调控景色工程”,终使红叶全景式完美绽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巫山还创新培育“红叶+”模式,发展出徒步越野、文创衍生、主题民宿等多元业态,不仅延伸了产业链,还提升了价值链。先养“女儿”,再办“嫁妆”,可谓用心良苦。

当地乡亲们的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很多原先砍伐过红叶植物的老乡们,纷纷放下斧锯,主动参与护林护叶。他们在景区开农家乐、为游客贴心地提供登山杖及旅途补给;更有心灵手巧者,将漫山红叶做成精美的叶雕文创……不仅稳稳实现了增收,更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生态守护与文旅融合带来的满满红利。

一路思忖着,我来到了游客中心,巧有江风掠过,扰断了心绪。

听到游客中心门前一对大学生游客正在拌嘴,男孩说今天必须要去小三峡偶遇猕猴,女孩却偏要去某歌手打卡过的三峡龙脊。

最终,两人达成了和解,决定在巫山增加一天的行程。一旁的青年志愿者也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这真是一场甜蜜的争吵呀!被巫山吸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整座城市都被盘活了,这里,显得生机勃勃。

我继续沿着江边踱步,看到红叶节的推广牌。上面写着今年11月22日正式开幕的巫山红叶节已经举办了十九届。

真是巫山女儿初长成——十九岁,正青春。

忽然想起最初的那几届红叶节,有远方的亲友专程来赏红叶,那时是坐客轮观赏。之后流行高速自驾游,

再后来人们坐飞机往返。现在,除了这些方式,更多游客选择坐高铁来巫山。我甚至还发现许多骑行爱好者结伴骑自行车来打卡巫山红叶。

我觉得骑行的方式浪漫至极。选一个艳阳天,规划一条路线,只要体力足够,从从容容、走走停停,便可以从江边开始,骑向位于云端的巫山机场。在云海中与红叶伴行,逍遥畅快,甚至还可以采摘几片红叶随身佩戴,颇有古风古韵。

这样想着,不觉间已经走了很远。夕阳晚照宁江渡,江面上“三峡之光”夜航游艇已然列队完毕,整装待发。

滨江路上的巫山烤鱼馆门前老板们亲自上阵,铁盘刚被端离火架,热油表面浮动的蒜粒“噼啪”作响,随之腾起的白雾裹住烤鱼焦褐的表皮,一股带着花椒冷冽、辣椒热烈的复合香气在路上飘散。

从各个景区观赏完红叶的游客,有的聚在街上物色地道的巫山美食,有的在巫峡口拍照留念,还有的意犹未尽,深情凝望那一江碧水,漫山红叶。

我拿出手机,把白天学着游客们的样子拍摄的青山绿水的巫峡、白云红叶的巫山,发了一条社交动态,看看会被谁刷到。

们队里的,他们是什么去了?”他的声音里一下有了兴奋和自豪:“他们啊,昨晚11点就出门巡逻了。当然,他们还要顺手打捞江里漂浮的垃圾。”

末了,他的声音高了几度,高的那几度里,更满是自豪和骄傲:“你看到的,是我们队伍中其中的一支人马,上游还有好几支人马在巡逻呢。站船头那个,是我的战友,也是我加入护渔队的介绍人。”

听着他的自豪骄傲,我脑子突然短路似的,明知故问:“你们这种不分白天黑夜地辛苦巡逻,报酬很高哦。”他听了,脸朝向了我,对我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什么叫志愿者,你得去仔细打听打听,你以为做什么事都要钱的,没有钱就不干事了么?”我见他真的恼了,赶紧“恭维”他:“你们不计得失的情怀真让人感动……”

我话还没说完,估计是真的恼到心坎了,他声音刚硬冰冷但又又不失礼貌地跟我道别:“对不起,失陪了,我得先走了。”说完,加快了脚步,匆匆地。留给我一个坚定、矫健、刚直的背影。

一夜大雪

说怎么写的全是我想说的。

做电器生意的雷飞是乡场上年轻人最羡慕的人。因为他有一辆摩托,想出山就出山,想回来就回来,出入镇上就像燕子一样随意。

只骑过自行车的我第一次骑摩托就差点摔死在从县城回来的牛磺沟里。而牛磺沟则是公路这条小肠在此打的一个死结,多少恐惧从悬崖直接跌落在它的深渊里。

那个时候,乡里的摇把子电话已经换成了所谓的程控电话。可连接电话的线路仍然是铁丝,它在崇山峻岭之中奔跑,早就累得不再灵光了,声音还不如摇把子电话清晰,只不过是不再用手摇而已。

有一次,大雪封山的时候,我守在大桌子上,给远在省各地的同学打电话,从黑龙江的伊春,到贵州的毕节,从宁夏的六盘山,到四川的凉山。

又是寒冬,但县城有至少5条通往外面的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还有一条铁路。一座新城正在拔地而起,高速铁路也开工在即。

前段时间,我再赴后坪坝,泥泞路已经变成了柏油路,在山间蜿蜒前行,黑黑的,油亮油亮,车行如梭,别是一方风景。

进入坝上,远近闻名的养花开了,十里粉红花海,随风荡漾如黛山间,让人如坠童话世界。以前那个破败的小乡场不见了,新修的楼群绵延到了几公里开外。

循着记忆,我在楼群中找到了当年乡政府的位置,当一座崭新办公楼耸立眼前时,多少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想辨认我曾经居住的宿舍的所

含苞。我还要往山谷中走,去探访住在山谷的石头。

那是一片水杉林,高大挺拔,直刺云天。脚下是一个长长的山谷,山谷呈喇叭状。喇叭底是两个三角梅编成的拱门。喇叭口里,散落一地的石头,遍栽滴水观音。

常有新人来此拍摄婚纱照,石头上常遗留手捧花。人间的幸福,常送给石头。祝福也是。人们希望婚姻像石头一样,坚固耐磨,长长久久。

山坡上的这块大石头,有几平方米大小。登台一望,城市很远,森林很近,心旷神怡。

阳光从高处倾泻而下,光箭带雾。鸟鸣在更矮处,婉转啁啾。更低处是落叶,练习蝶飞。最低处,是露珠从滴水观音上滑落。

每每在此,澄澈的诗意从天而降,漫裹了我。大石头通常是我的诗歌的第一位读者。这个秘密,只有我们知道。

怎能拒绝山谷的邀请?往喇叭口走去,去探探山谷的美,顺道探探人生的底。

山谷往前,豁然开朗,一个更大的山谷——或者说是溪谷,与之交错。它的名字叫湿地花谷。水杉林是它的观众。

还未看见溪的芳颜,已先听到它的歌声。我确信,每一条溪都是天生的歌唱家。

一道石梁横过溪谷,溪将其击穿,一路向下,飞珠溅玉。

眼前潺潺流淌的瘦溪,前世定是一场滔天的洪水。不然,如何解释这片宽阔的溪谷,广袤的湿地,以及远处的湖泊?如何解释巨石变得圆润,大小不一?

我在溪上的巨石上小坐,背靠一棵从石缝间长出来的树。不是大树,土壤不多;不是小树,不够成景。它是一棵中年的树、中号的树,不老不少,不大不小,刚刚好,充任溪谷的岗哨。

溪一跃而下,奔向前方的无名湖。溪畔,长满柔润的水藻,有的在水中跳着轻快的舞,有的枕水而眠。湖边,长满了不认识的蘑菇,我因此将此湖命名为蘑菇湖。

我和一对儿女常来此地,搬石头逮螃蟹,用小网捉小虾,然后放掉,轻易就消磨一个幸福的下午。

更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刚跑完步,来此收汗。石上一坐,清风徐来,直到旭日东升,抑或星光满天。

在中央公园邂逅的三块石头,如同三位大老师。湖边的石头教我平静,山谷的石头教我安宁,溪上的石头教我欢快。

在这个寻常的冬日,我选择放声高歌。

■黄海子

我在岸上看了好一阵:这么冷的天,激涛拍岸的江边,有一个游泳爱好者一直在搏水。但他搏水的身姿,却并不是那种常在长江里搏浪的老手。从他游泳搏浪的姿势看,技巧笨拙又生硬。

那个搏浪的身影我似乎在哪里见过,有点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突然,下游浩阔的江面,一只快艇招展着旌旗,破浪而来。那江水被快艇劈开,又迅速地闭合。尾部翻卷的浪,被滔滔江水迅速整合。

那个搏浪的人看见快艇过来,立即在江水里站稳了身形,并朝着快速奔来的快艇招摇手臂。那快艇减了速,从舱里走出个人,站在堆满垃圾的船头,也朝搏浪的人挥手,嘴里喊着什么。

快艇要接近那个搏浪的人的时候,我看见先前招展的旌旗不再招展,只是在江风里胡乱翻滚着。我隐隐看见了旌旗上有字,仔细辨认,

“……鹤……渔……愿……”我脑子一下就清楚了这艘快艇是干什么的。

果然,当快艇加速离开搏浪者的时候,那旌旗一下舒展开来,舒展的旌旗上,“江津鸿鹄护渔志愿队”几个大字展开。

快艇离开时船头站立着的那个人冲着江里的人喊话:“我们昨晚就出来了,现在准备回家睡觉,你也不要那么拼啦,搏一会儿水,再游两把,该去上班了……”那喊声随着江风,不知被送了多少远。

江津鸿鹄护渔志愿队,是长江边的江津人,看到这一段长江的生态被严重破坏后,在2014年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护渔志愿队。他们的队长,被人们亲切地叫作“民间河长”,获得了“重庆市最美河湖卫士”等诸多荣誉称号。

我一下想起了那个在江里笨拙地搏浪的人是谁了。他是我对面小区的一个姓朱的转业军人。

他在网上看到鸿鹄护渔志愿队队员们的事迹后,被深深地感动了,就申请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但

那些从不同方向来的信件和各种报刊,拍打着翅膀从我的手中飞过,一天的时间便慢慢地过去了。

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庆幸这里还有人订《名作欣赏》《诗刊》之类的文学刊物。我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中心校的刘江华、刘军。

中心校静坐在一片浓荫中,显得有些清高,它的楼梯比乡政府的还要陡峭。

刘江华的木板床上也散放着不少书。这使得我床铺上的那些书从此找到了交流的兄弟。他正在考研究生,都考了好几年了,就英语一门老是过不了。快30岁的人,还单着身,痴迷知识和梦想。

我第一次从刘江华那里拿走的书有《朦胧诗选》和《黄金国度》。偶尔,他写的小块文章在县报副刊发表了,几个脑袋便埋在一起,然后一哄而散,

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